



劉向新序卷第五

雜事第五

魯哀公問子夏曰必學而後可以安國保民乎子夏曰不學而能安國保民者未嘗聞也哀公曰然則五帝有師乎子夏曰有臣聞黃帝學乎大真顓頊學乎綠圖帝嚳學乎赤松子堯學乎尹壽舜學乎務成跗禹學乎西王國湯學乎威子伯文王學乎鉸時子斯武王學乎郭叔周公學乎太公仲尼學乎老聃此十一聖人未遭此師則功業不著乎

天下名號不傳乎千世詩曰不愆不忘率由舊章此之謂也夫不學不明古道而能安國家者未之有也

呂子曰神農學悉老黃帝學大真顛頊學伯夷父帝嚳學伯招帝堯學州丈父帝舜學許由禹學大成執湯學小臣文王武王學太公望周公旦齊桓公學管夷吾隰朋晉文公學咎犯隨會秦穆公學百里奚公孫支楚莊王學孫叔敖沈尹筮吳王闔閭學伍子胥文之儀越王勾踐學范蠡大夫種此皆聖王之所學也且夫天生人而使其耳可以聞

不學其聞則不若聾使其目可以見不學其見則不若盲使其口可以言不學其言則不若喑使其心可以智不學其智則不若狂故凡學非能益之也達天性也能全天之所生而勿敗之可謂善學者矣

湯見祝網者置四面其祝曰從天墜者從地出者從四方來者皆離吾網湯曰嘻盡之矣非桀孰為此湯乃解其三面置其一面更教之祝曰昔蛛蝥作網今之人循序欲左者左欲右者右欲高者高欲下者下吾取其犯命者漢南之國聞之曰湯之

德及禽獸矣四十國歸之人置四面未必得鳥湯去三面置其一面以網四十國非徒網鳥也

周文王作靈臺及爲池沼掘地得死人之骨吏以聞於文王文王曰更葬之吏曰此無主矣文王曰有天下者天下之主也有一國者一國之主也寡人固其主又安求主遂令吏以衣棺更葬之天下聞之皆曰文王賢矣澤及朽骨又況於人乎或得寶以危國文王得朽骨以喻其意而天下歸心焉管仲傳齊公子糾鮑叔傅公子小白齊公孫無知殺襄公公子糾奔魯小白奔莒齊人誅無知迎公

子糾於魯公子糾與小白爭入管仲射小白中其帶鈞小白佯死遂先入是爲齊桓公公子糾死管仲奔魯桓公立國定使人迎管仲於魯遂立以爲仲父委國而聽之九合諸侯一匡天下爲五伯長里是湏晉公子重耳之守府者也公子重耳出亡於晉里鳧湏竊其寶貨而逃公子重耳反國立爲君里鳧湏造門願見文公方沐其謁者復文公握髮而應之曰吾鳧湏邪曰然謂鳧湏曰若猶有以面目而復見我乎謁者謂里鳧湏鳧對曰臣聞之沐者其心覆心覆者言悖君意沐邪何悖也謁者

復文公見之曰若竊我貨寶而逃我謂汝猶有面目而見我邪汝曰君何悖也是何也鳧湏曰然君反國國之半不自安也君寧弃國之半乎其寧有全晉乎文公曰何謂也鳧湏曰得罪於君者莫大也君猶赦之况有輕於鳧湏者乎文公曰聞命矣遂赦之明日出行國使爲右翕然晉國皆安語曰相公任其賊而文公用其盜故曰明主任計不任怒闇主任怒不任計計勝怒者強怒勝計者亡此之謂也

甯戚欲干齊桓公窮困無以自進於是爲商旅售車以適齊暮宿於郭門之外桓公郊迎容於開門辟賃車者執火甚盛從者甚衆甯戚飭牛於車下望桓公而悲擊牛角疾商歌桓公聞之撫其僕之手曰異哉此歌者非常人也命後車載之桓公反至從者以請桓公曰賜之衣冠將見之甯戚見說桓公以合境內明日復見說桓公以爲天下桓公大說將任之群臣爭之曰客衛人去齊五百里不遠不若使人問之固賢人也任之未晚也桓公曰不然問之恐其有小惡忘人之大美此人主所以

失天下之士也且人固難全權用其長者遂舉大用之而授之以爲卿當此舉也桓公得之矣所以霸也

齊桓公見十臣稷一日三至不得見也從者曰萬乘之主布衣之士一日三至不得見亦可以止矣桓公曰不然士之傲爵祿者固輕其主其主傲霸王者亦輕其士縱夫子傲爵祿吾庸敢傲霸王乎五往而後得見天下聞之皆曰桓公猶下布衣之士而况國君乎於是相率而朝靡有不至桓公所以九合諸侯一匡天下者遇布衣之士詩云有覺

德行四國順之桓公其恤之矣

魏文侯過段干木之間而軾其僕曰君何爲軾曰此非段干木之間乎段干木蓋賢者也吾安敢不軾且吾聞段干木未嘗肯以已易寡人也吾安敢高之段干木光乎德寡人光乎地段干木富乎義寡人富乎財地不如德財不如義寡人當事之者也遂致祿百萬而時往問之國人皆喜相與誦之曰吾君好正段干木之敬吾君好忠段干木之隆居無幾何秦興兵欲攻魏司馬唐且諫秦君曰段干木賢者也而魏禮之天下莫不聞無乃不可加

兵乎秦君以爲然乃案兵而輟不攻魏文侯可謂
善用兵矣夫君子善用兵也不見其形而攻已成
冥此之謂也野人之用兵鼓聲則似雷號呼則動
地塵氣充天流矢如雨扶傷舉死履腸涉血無罪
之民其死者已量於澤矣而國之存亡主之死生
猶未可知也其離仁義亦遠矣

秦昭王問孫卿曰儒無益於人之國孫卿曰儒者
法先王隆禮義謹乎臣子而能致貴其上者也人
主用之則進在本朝置而不用則退編百姓而敵
必爲順下矣雖窮困凍餒必不爲邪道爲食無置

錐之地而明於持社稷之大計叫呼而莫之能
然而通乎裁萬物養百姓之經紀勢在人上則王
公之才也在人下則社稷之臣國君之寶也雖隱
於窮閭漏屋人莫不貴之道誠存也仲尼爲魯司
寇沈猶氏不敢朝飲其羊公慎氏出其淒慎潰氏
喻境而走魯之鬻牛馬不豫賈布正以待之也居
於闕黨闕黨之子弟罔畧分有親者取多孝悌以
化之也儒者在本朝則美政在下位則美俗儒之
爲人下如是矣王曰然則其爲人上何如孫卿對
曰其爲人也廣大矣志意定乎內禮節修乎朝法

則度量正乎官忠信愛利形乎下行一不義殺一
無罪而得天下不爲也若義信乎人矣通於四海
則天下之外應之而懷之是何也則貴名白而天
下治也故近者訶謳而樂之遠者竭走而趨之四
海之內若一家通達之屬莫不從服夫是之謂人
師詩曰自西自東自南自北無思不服此之謂也
夫其爲人下也如彼爲人上也如此何爲其無益
人之國乎昭王曰善

田贊衣儒衣而見荆王荆王曰先生之衣何其惡
也贊對曰衣又有惡此也荆王曰可得而聞邪對

曰甲惡於此王曰何謂也對曰冬日則寒夏日則
熱衣無惡於甲者矣贊貧故衣惡也今大王萬乘
之主也富厚無敵而好衣人以甲臣竊爲大王不
取也意者爲其義耶甲兵之事折人之首剗人之
腹墮人城郭係人子女其名尤甚不榮意者爲其
貴邪苟慮害人人必慮害之苟慮危人人亦必慮
危之其貴人甚不安之二者爲大王無取焉荆王
無以應也昔衛靈公問陣孔子言俎豆賤兵而貴
禮也夫儒服先王之服也而荆王惡之兵者國之
凶器也而荆王喜之所以屈於田贊而危其國也

故春秋曰善爲國者不師此之謂也

哀公問於孔子曰寡人聞之東益宅不祥信有之乎孔子曰不祥有五而東益不與焉夫損人而益己身之不祥也弃老取幼家之不祥也釋賢用不肖國之不祥也老者不教幼者不學俗之不祥也聖人伏匿天下之不祥也故不祥有五而東益不與焉詩曰各敬爾儀天命不又未聞東益之與爲命也

顏淵侍魯定公于臺東野畢御馬于臺一定公曰善哉東野畢之御顏淵曰善則善矣雖然其馬將

大定公不悅以告左右曰吾聞之君子不讒人君子亦讒人乎顏淵不悅歷階而去須臾馬敗聞矣定公躡席而起曰趨駕請顏淵顏淵至定公曰向寡人曰善哉東野畢御也吾子曰善則善矣雖然其馬將失矣不識君子何以知之也顏淵曰臣以政知之昔者舜工於使人造父工於使馬舜不窮於其民造父不盡其馬是以舜無失民造父無失馬今東野畢之御也二車執轡御體正矣周旋步驟朝禮畢矣歷險致遠而馬力殫矣然求不已是以知其失矣定公曰善可少進與顏淵曰斃窮則

觸鳥窮則啄人窮則詐自古及今有窮其下能無危者未之有也詩曰執轡如組兩驂如舞善御之謂也定公曰善哉寡人之過也

孔子北之山戎氏有婦人哭於路者其哭甚哀孔子立輿而問曰曷為哭哀至於此也婦人對曰往年虎食我夫今虎食我子是以哀也孔子曰嘻若是則曷為不去也曰其政平其吏不苛吾以是不能去也孔子顧子貢曰弟子記之夫政之不平而吏苛乃甚於虎狼矣詩曰降喪飢饉斬伐四國夫政不平也乃斬伐四國而况二人乎其不去宜哉

魏文侯問李克曰吳之所以亡者何也李克對曰數戰數勝則民疲數戰數勝國之福也其所以亡何也李克曰數戰則民疲數勝則主驕以驕主治疲民此其所以亡也是故好戰窮兵未有不亡者也

趙襄子問於王子維曰吳之所以亡者何也對曰吳君宏而不忍襄子曰宜哉吳之亡也宏則不能賞賢不忍則不能罰姦賢者不賞有罪不能罰不能罰不亡何待

孔子侍坐於季孫之宰通曰君使人假馬其與之

乎孔子曰吾聞取於臣謂之取不曰假季孫悟告
宰曰自今以來君有取謂之取無曰假故孔子正
假馬之名而君臣之義定矣論語曰必也正名詩
曰無易由言無曰苟矣可不慎乎

君子曰天子居闈闕之中帷帳之內廣廈之下旃
茵之上不出檐幄而知天下者以有賢左右也故
獨視不如與衆視之明也獨聽不如與衆聽之聰
也

晉平公問於叔向曰國家之患孰爲大對曰大臣
重祿而不極諫近臣畏罰而不敢言下情不上通

此患之大者也公曰善於是令國曰欲進善言謂
者不通罪當死

楚人有善相人所言無遺策聞於國莊王見而問
於情對曰臣非能相人能觀人之交也布衣也其
交皆孝悌篤謹畏令如此者其家必日益身必日
安此所謂吉人也官事君者也其交皆誠信有好
善如此者事君日益官職日益此所謂吉士也主
明臣賢左右多忠主有失皆敢分爭正諫如此者
國日安主日尊天下日富此之謂吉主也臣非能
相人能觀人之交也莊王曰善於是乃招聘四方

之士夙夜不懈遂得孫叔敖將軍子重之屬以備
卿相遂成霸功詩曰濟濟多士文王以寧此之謂
也

齊閔王亡居衛晝日步走謂公玉丹曰我已亡矣
而不知其故吾所以亡者其何哉公玉丹對曰臣
以王為已知之矣王故尚未之知邪王之所以亡
者以賢也以天下之主皆不肖而惡王之賢也因
與合兵而攻王此王之所以亡也閔王慨然大息
曰賢固若是其苦邪丹又謂閔王曰古人有辭天
下無真色者臣聞其聲於王見其實王名稱東帝

實有天下去國居衛容貌充盈顏色發揚無重國
之意王曰甚善丹知寡人自去國而居衛也帶三
益矣遂以自賢驕盈不止閔王亡走衛衛君避宮
舍之稱臣而供具閔王不遜衛人侵之閔王去走
鄒魯有驕色鄒魯不納遂走莒楚使淖齒將兵救
齊因相閔王淖齒擢閔王之筋而懸之廟梁宿音
而殺之而與燕共分齊地悲夫閔公臨大齊之國
地方數千里然而兵敗於諸侯地奪於燕昭宗廟
喪亡社稷不祀宮室空虛身亡逃竄甚於徒隸尚
不知所以亡甚可痛也猶自以為賢豈不哀哉公

王丹徒隸之中而道之諂佞甚矣閔王不覺追而善之以辱爲榮以憂爲樂其亡晚矣而卒見殺先是靖郭君殘賊其百姓害傷其群臣國人將背叛共逐之其御知之豫裝齋食及亂作靖郭君出亡至於野而飢其御出所裝食進之靖郭君曰何以知之而齋食對曰君之暴虐其臣下之謀久矣靖郭君怒不食曰以吾賢至聞也何謂暴虐其御懼曰臣言過也君實賢唯群臣不肖共害賢然後靖郭君悅然後食故齊閔王靖郭君雖至死亡終身不論者也悲夫

宋昭公出亡至於郕曰吾知所以亡矣吾朝臣千人發政舉事無不曰吾君聖者待御數百人被服以立無不曰吾君麗者內外不聞吾過是以至此由宋君觀之人主之所以離國家失社稷者諂諛者衆也故宋昭亡而能悟蓋得反國云秦二世胡亥之爲公子也昆弟數人詔置酒饗群臣召諸子諸子賜食先罷胡亥下階視群臣陳履狀善者因行踐敗而去諸子聞見之者莫不大息及二世即位皆知天下必弃之也故二世惑於趙高輕大臣不顧下民是以陳勝奮臂於關東閭樂

作亂於望夷閭樂趙高之婿也為咸陽令詐為逐賊將吏卒入望夷宮攻射二世就數二世欲加刃二世懼入將自殺有一宦者從之二世謂曰何謂至於此也宦者曰知此久矣二世曰子何不早言對曰臣以不言故得至於此使臣言死久矣然後二世喟然悔之遂自殺

齊侯問於晏子曰忠臣之事君也何若對曰有難不死出亡不送君曰列地而與之疏爵而貴之君有難不死出亡不送可謂忠乎對曰言而見用終身無難臣奚死焉諫而見從終身不亡臣奚送焉

若言不見用有難而死是妄死也諫不見從出亡而送是詐為也故忠臣也若能盡善與君而不能與陷於難

宋玉因其友以見於楚襄王襄王待之無以異宋玉讓其友其友曰夫薑桂因地而生不因地而辛婦人因媒而嫁不因媒而親子之事王未耳何怨於我宋玉曰不然昔者齊有良兔曰東郭魏蓋一旦而走五百里於是齊有良狗曰韓盧亦一旦而走五百里使之遙見而指屬則雖韓盧不及衆兔之塵若躡迹而縱緹則雖東郭魏亦不能離今子

之屬臣也躡迹而縱縲與遙見而指屬與詩曰將
安將樂弃我如遺此之謂也其友人曰僕人有過
僕人有過人

宋玉事楚襄王而不見察意氣不得形於顏色或
謂曰先生何談說之不揚計畫之疑也宋玉曰不
然子獨不見夫玄蟻乎當其居桂林之中峻葉之
上從容游戲超騰往來龍興而鳥集悲嘯長吟當
此之時雖羿逢蒙不得正目而視也及其在荆棘
之中也恐懼而掉慄危視而躡行衆人皆得意焉
此皮筋非加急而體益短也處勢不便故也夫處

勢不便豈可以量功較能哉詩不云乎駕彼四牡
四牡項領夫文駕而長不得行項領不亦宜乎易
曰臀無膚其行赳赳此之謂也

田饒事魯哀公而不見察田饒謂魯哀公曰臣將
去君而鴻鵠舉矣哀公曰何謂也田饒曰君獨不
見夫雞乎頭戴冠者文也足傳距者武也敵在前
敢鬪者勇也見食相呼仁也守夜不失時信也雞
雖有此五者君猶曰淪而食之何則以其所從來
近也夫鴻鵠一舉千里止君園池食君魚鼈啄君
菽粟無此五者君猶貴之以共所從來遠也臣請

鴻鵠舉矣哀公曰止吾書子之言也田饒曰臣聞食其食者不毀其器蔭其樹者不折其枝有士不用何書其言爲遂去之燕燕立以爲相三年燕之政太平國無盜賊哀公聞之慨然太息爲之避寢三月抽損上服曰不慎其前而悔其後何可復得詩曰逝將去汝適彼樂土爰得我所春秋曰少長於君則君輕之此之謂也

子張見魯哀公七日而哀公不禮託僕夫而去曰臣聞君好士故不遠千里之外犯霜露冒塵垢百重趼不敢休息以見君七日而君不禮君之好

士也有似葉公子高之好龍也葉公子高好龍以寫龍鑿以寫龍屋室雕文以寫龍於是夫龍聞而下之窺頭於牖拖尾於堂葉公見之奔而還走失其魂魄五色無主曰定葉公非好龍也好夫似龍而非龍者也今臣聞君好士故不遠千里之外以見君七日不禮君非好士也好夫似士而非士者也詩曰中心藏之何口忘之敢託而去

昔者楚丘先生行年七十披裘帶索往見孟嘗君欲趨不能進孟嘗君曰先生老矣春秋高矣何以教之楚丘先生曰噫將我而老乎噫將使我追車

而赴馬乎投石而超距乎逐麋鹿而搏豹虎乎吾
已死矣何暇老哉噫將使我出正辭而當諸侯乎
決嫌疑而定猶豫乎吾始壯矣何老之有孟嘗君
逡巡避席面有愧色詩曰老夫灌灌小子蹻蹻言
老夫欲盡其謀而少者驕而不受也秦穆公所
敗其師殷紂所以亡天下也故書曰黃髮之言月
無所愆詩曰壽胥與試美用老人之言以安國也
齊有閭丘邛年十八道遮宣王曰家貧親老願得
小任宣王子年尚稚未可也閭丘邛對曰不然昔
有顓頊行年十二而治天下秦項橐七歲為聖人

師由此觀之邛不肖耳年不稚矣宣王曰未有咫
角驂馵而能服重致遠者也由此觀之夫士亦華
髮墮顛而後可用耳閭丘邛曰不然夫尺有所短
寸有所長騂駟駉驥天下之俊馬也使之與駝騊
試於釜竈之間其疾未必能過狸鼯也黃鵠白鶴
一舉千里使之與燕服翼試之堂廡之下廬室
間其便未必能過燕服翼也辟閭巨闕天下之
器也擊石不缺刺石不_以_狂使之與管稟決日出昧
其便未必能過管稟也由此觀之華髮墮顛與邛
何以異_也宣王曰善子有善言何見寡人之晚也

卬對曰：雞鳴謹敷，即奪鐘鼓之音；雲霞充烜，則奪日月之明。諛人在側，是以見晚也。詩曰：聽之則對諾言，則退庸得進乎？宣王拊軾曰：寡人六載與之俱歸，而用焉，故孔子曰：後生可畏，安知者之不如今此之謂也。

荆人卞和得玉璞而獻之，荆厲王使玉尹相之，石也。王以和為謾而斷其左足，厲王薨，武王即位，和復奉玉璞而獻之。武王武王使玉尹相之，曰：石也。又以為謾而斷其右足。武王薨，共王即位，和乃哀玉美而哭於荆山中，三日三夜泣盡而繼之。

血共王聞之，使人問之曰：天下刑之者衆矣，子獨何哭之悲也？對曰：寶玉而名之曰石，貞士而戮之，以謾此臣之所以悲也。共王曰：借矣，吾先王之聽難，剖石而易，斬人之足，夫死者不可生，斷者不可續，何聽之殊也？乃使人理其璞而得寶焉，故名曰和氏之璧，故曰珠玉者，人主之所貴也。和雖寶而美未為玉，尹用也。進賢人乎？賢人與姦臣猶仇讎也。於庸君意下，合夫欲使姦臣進其讎於不合，意之君其難萬倍於和氏之璧。無紉兩足之臣，以推其難，猶拔山也。十

歲一合，繼踵然後霸王之君興焉。其賢而不可勝載，故有道者之不戮也。宜白玉之璞耳。

劉向新序卷第五

劉向新序卷第六

刺奢第六

桀作瑤臺，罷民力，殫民財，為酒池糟隄，縱靡靡之樂。一鼓而牛飲者三千人。群臣相持歌曰：「江水沛沛兮，舟楫敗兮。我王廢兮，趣歸薄兮。薄亦大兮，又曰樂兮，樂兮。四牡躑兮，六轡沃兮。去不善而從善，何不樂兮。伊尹知天命之至，舉觴而告桀曰：「君王不聽臣之言，亡無日矣。」桀拍然而作，啞然而笑曰：「子何妖言！吾有天下如天之有日也。日有亡乎？」

亡吾亦亡矣於是接履而趣遂適湯湯立為相故
伊尹去官入殷殷王而夏亡
紂為鹿臺七年而成其大三里高千尺臨望雲雨
作炮烙之刑戮無辜奪民力寃暴施於百姓慘毒
加於大臣天下叛之願臣文王及周師至今不行
於左右悲夫當是時求為匹夫不可得也紂自取
之也

魏王將起中天臺令曰敢諫者死許綰負操錘入
曰聞大王將起中天臺臣願加一力王曰子何力
有加綰曰雖無力能箇臺王曰若何曰臣聞天與

地相去萬五千里今王因而半之當起七阡五百
里之臺高既如是其趾須方八千里盡王之地不
足以為臺趾古者堯舜建諸侯地方五千里王必
起此臺先以兵伐諸侯盡有其地猶不足又伐四
夷得方八千里乃足以為臺趾林木之積人徒之
衆倉廩之儲數以萬億度八千里之外當定農畝
之地足以奉給王之臺者臺具以備乃可以作魏
王默然無以應乃罷起臺

衛靈公以天寒鑿池宛春諫曰天寒起役恐傷民
公曰天寒乎宛春曰君衣狐裘坐熊席隩隅有竈

是以不寒今民衣弊不補履決不苴君則不寒民誠寒矣公曰善令罷後左右諫曰君鑿池不知天寒以宛春知而罷後是德歸宛春怨歸於君公曰不然宛春魯國之匹夫吾舉之民未有見焉今將令民以此見之且春也有善寡人有春之善非寡人之善與靈公論宛春可謂知君之道矣

齊宣王爲大室大蓋百畝堂上三百戶以齊國之大具之三年而未能成群臣莫敢諫者香居問宣王曰荆王釋先王之禮樂而爲淫樂敢問荆邦爲有主乎三曰爲無主敢問荆邦爲有主乎三曰爲

無臣居曰今王爲大室三年不能成而群臣莫敢諫者敢問王爲有臣乎王曰爲無臣香居曰臣請避矣趨而出王曰香子留何諫寡人之晚也遽召尚書曰書之寡人不肖好爲大室香子止寡人也趙襄子飲酒五日五夜不廢酒謂侍者曰我誠邦士也夫飲酒五日五夜矣而殊不病優莫曰君勉之不及紂二日耳紂七日七夜今君五日襄子懼謂優莫曰然則吾亡乎優莫曰不亡襄子曰不及紂二日耳不亡何待優莫曰桀紂之亡也遇湯武今天下盡桀也而君紂也桀紂並世焉能相亡然

亦殆矣

齊景公飲酒而樂釋衣冠自鼓缶謂待者曰仁人亦樂是夫梁丘子曰仁人耳目亦猶人也奚為獨不樂此也公曰速駕迎晏子晏子朝服以至公曰寡人甚樂此樂也願與夫子共之請去禮晏子對曰君之言過矣齊國五尺之童子力盡勝嬰而又勝君所以不敢亂者畏禮也上若無禮無以使其下下若無禮無以事其上夫麋鹿唯無禮故父子同麋人之所以貴於禽獸者以有禮也詩曰人而無禮胡不遄死故禮不可去也公曰寡人無良左

右淫酒寡人
君若好禮左
將如之公曰
朝服而坐觴

以至於此請殺之晏子曰左何罪
右有禮者至無禮者去君若惡禮亦
善請革衣冠更受命乃廢酒而更尊
三行晏子趨出

魏文侯見筮
對曰不時且
者食其園之
瓜瓠之羹古
者進食臣竊
何兵得於季

季其墻壞而不築文侯曰何為不築
墻枉而不端問曰何不端曰固然從
一桃筮季禁之少焉日晏進糲餐之食
人侯出其僕曰君亦無得於筮季矣曩
而窺之糲餐之食瓜瓠之羹文侯曰吾
一見季而得四馬其墻壞不築

云待時者教我無奪農時也墻枉而不端對曰固然者是教我無侵封疆也從者食園桃箕季禁之豈愛桃哉且心教我下無侵上也食我以糲餐者季豈不能具五味哉教我無多斂於百姓以省飲食之養也

士尹池爲荆使於宋司城子罕止而觴之南家之墻擁於前而不直西家之潦經其宮而不止士尹池問其故司城子罕曰南家工人也爲鞆者也吾將徙之兵父曰吾恃爲鞆已食三世矣今徙是宋邦之可境者不知吾處也吾將不食願相國之憂

吾不食也爲是故吾不徙西家高吾宮卑潦之經吾宮也利爲是故不禁也士尹池歸荆適興兵欲攻宋士尹池諫於王曰宋不可攻也其主賢其相仁賢者得民仁者能用人攻之無功爲天下笑楚釋宋而攻鄭孔子聞之曰夫修之於廟堂之上而折衝於千里之外者司城子罕之謂也

魯孟獻子聘於晉宣子觴之三徙鍾石之懸不移而具獻子曰富哉家宣子曰子之家孰與我家富獻子曰吾家甚貧惟有二士曰顏回茲無靈者使吾邦家安平百姓和協惟此二者耳吾盡於此矣

客出宣子曰彼君子也以養賢爲富我鄙人也以
鍾石金玉爲富孔子曰孟獻子之富可著於春秋
鄒穆公有令食鳧鴈必以糝無得以粟於是倉無
糝而求易於民二石粟而得一石糝吏以爲費請
以粟食之穆公曰去非汝所知也夫百姓飽牛而
耕暴背而耘勤而不惰者豈爲鳥獸哉粟未入之
上食柰何其以養鳥且爾知小計不知大會周諺
曰囊漏財中而獨不聞歟夫君者民之父母取倉
之粟移之於民此非吾之粟乎鳥苟食鄒之糝不
害鄒之粟也粟之在倉與在民於我何擇鄒民間

之皆知私積與公家爲一體也此之謂知富邦

劉向新序卷第六

劉向新序卷第七

節士第七

堯治天下伯成子高為諸侯焉堯授舜舜授禹伯成子高辭為諸侯而耕禹往見之則耕在野禹趨就下位而問焉曰昔者堯治天下吾子立為諸侯焉堯授舜吾子猶存焉及吾在位子辭諸侯而耕何故伯成子高曰昔堯之治天下舉天下而傳之他人至無欲也擇賢而與之其位至公也以至無欲至公之行示天下故不賞而民勸不罰而民畏

舜亦猶然今君賞罰而民欲且多私是君之所懷者私也百姓知之貪爭之端自此始矣德自此衰刑自此繁矣吾不忍見以是處野也今君又何求而見我君行矣無留吾事耕而不顧書曰旁施象刑維明及禹不能春秋曰五帝不告誓信厚也桀爲酒池足以運舟糟丘足以望七里一鼓而牛飲者三千人關龍逢進諫曰爲人君身行禮義愛民節財故國安而身壽也今君用財若無盡用人若恐不能死不革天禍必降而誅必至矣君其革之立而不去朝桀囚囚拘之君子聞之曰末之命

矣夫

紂作炮烙之刑王子比干曰主暴不諫非忠臣也畏死不言非勇士也見過則諫不用則死忠之至也遂進諫三日不去朝紂因而殺之詩曰昊天太憮予慎無辜無辜而死不亦哀哉

曹公子喜時字子臧曹宣公子也宣公與諸侯伐秦卒於師曹人使子臧迎喪使公子負芻與太子留守負芻殺太子而自立子臧見負芻之當主也宣公既葬子臧將亡國人皆從之負芻立是爲曹成公成公懼告罪且請子臧子臧乃反成公遂爲

君其後晉侯會諸侯執曹成公歸之京師將見子
臧於周天子而立之子臧曰前記有之聖達節次
守節下不失節為君非吾節也雖不能聖敢失守
乎遂亡奔宋曹人數請晉侯謂子臧反國吾歸爾
君於是子臧反國晉乃言天子歸成公於曹子臧
遂以國致成公成公為君子臧不出曹國乃安子
臧讓千乘之國可謂賢矣故春秋賢而褒其後
延陵季子者吳王之子也嫡同母昆弟四人長曰
遏次曰餘祭次曰夷昧次曰札札即季子最小而
賢兄弟皆愛之既除喪將立季子季子辭曰曹宣

公之卒也諸侯與曹人不義曹君將立子臧子臧
去之遂不為也以成曹君君子曰能守節矣君義
嗣也誰敢干君有國非吾節也札雖不才願附子
臧以無失節固立之奔其室而耕乃舍之遏曰今
若是作而與季子季子必不受請無與子而與弟
弟兄迭為君而致諸侯乎季子皆曰諾故諸其為
君者皆輕死為勇飲食必祝曰天若有吾國必疾
有禍予身故遏也死餘祭死夷昧立夷昧死而國
宜之季子也季子使而朱還僚者長子之庶兄也
自立為吳王季子使而還至則君事之遏之子曰

王子光號曰闔閭不悅曰先君之所為不與子而與弟者凡為季子也將從先君之命則國宜之季子也如不從先君之命而與子我宜當立者也僚惡得為君於是使專諸刺僚而致國乎季子季子曰爾殺我君吾授爾國是吾與爾為亂也爾殺我兄吾又殺爾是父子兄弟相殺終身無已也去而之延陵終身不入吳國故號曰延陵季子君子以其不受國為義以其不殺為仁是以春秋賢季子而尊貴之也

延陵季子將西聘晉帶寶劍以過徐君徐君觀劍

不言而色欲之延陵季子為有上國之使未獻也然其心許之矣致使於晉故反則徐君死於筵於是脫劍致之嗣君從者此之曰此吳國之寶非所以贈也延陵季子曰吾非贈之也先日吾來徐君觀吾劍不言而其色欲之吾為有上國之使未獻也雖然吾心許之矣今死而不進是欺心也愛劍偽心廉者不為也遂脫劍致之嗣君嗣君曰先君無命孤不敢受劍於是季子以劍帶徐君墓樹而去徐人嘉而歌之曰延陵季子兮不忘故脫千金之劍兮帶丘墓

許悼公疾瘡飲藥毒而死太子上自責不嘗藥不立其位與其弟緯專哭泣啖餠粥嗑不容粒痛已之不嘗藥未逾年而死故春秋義之

衛宣公之子伋也壽也朔也伋前母子也壽與朔後母子也壽之母與朔謀欲殺太子伋而立壽也使入與伋乘舟於河中將沉而殺之壽知不能止也因與之同舟舟人不得殺伋方乘舟時伋傳母恐其死也閔而作詩二子乘舟之詩是也其詩曰二子乘舟汎汎其景願言思子中心養養於是壽閔其兄之且身一作憂思之詩采芣之詩是也其

詩曰行邁靡靡中心搖搖知我者謂我心憂不知我者謂我何求悠悠蒼天此何人哉又使伋之齊將使盜見載旌要而殺之壽止伋伋曰弃父之命非子道也不可壽又與之偕行壽之母知不能止也因戒之曰壽無為前也壽又為前竊伋旌以先行幾及齊矣盜見而殺之伋至見壽之死痛其代已死涕泣悲哀遂載其屍還至境而自殺兄弟俱死故君子義此二人而傷宣公之聽讒也

魯宣公者魯文公之弟也文公薨文公之子子赤立為魯侯宣公殺子赤而奪之國立為魯侯公子

勝者宣公之同母弟也宣公殺子赤而勝非之宣公與之祿則曰我足矣何以兄之食為哉織履而食終身不食宣公之食其仁恩厚矣其守節固矣故春秋美而貴之

晉獻公太子之至靈臺地繞左輪御曰太子下拜吾聞國君之子地繞左輪者速得國太子遂不行返乎舍御人見太子太子曰吾聞為人子者盡和順君不行私欲恭嚴承命不違君安今吾得國是君失安也見國之利而忘君安非子道也聞得國而拜其聲非君欲也廢子道不孝違君欲不忠而

使我行之殆欲吾國之危明也拔劍將死御止之曰夫機祥妖孽天之道也恭嚴承命人之行也拜祥戒孽禮也嚴恭承命不以身恨君孝也今太子見福不拜失禮殺身恨君失孝從僻心棄正行非臣之所聞也太子曰不然我得國君之孽也拜君之孽不可謂禮見機祥而忘君之安國之賊也懷賊心以事君不可謂孝挾偽意以御天下懷賊心以事君邪之大者也而使我行之是欲國之危明也遂伏劍而死君子曰晉太子徒御使之拜地祥猶惡之至於自殺者為見疑於欲國也已之不欲

國以安君亦以明矣為一愚御過言之故至於身死廢子道絕祭祀不可謂孝可謂遠嫌一節之士也

申包胥者楚人也吳敗楚兵於柏舉遂入郢昭王出亡在隨申包胥不受命而赴於秦乞師曰吳為無道行封豕長蛇蠶食天下從上國始於楚寡君失社稷越在草莽使下臣告急曰吳夷狄也夷狄之求無厭滅楚則西與君接境若鄰於君疆場之患也逮吳之未定君其圖之若得君之靈存撫楚國世以事君秦伯使辭焉曰寡君聞命矣子其就

館將圖而告子對曰寡君越在草莽未獲川休下臣何敢即安倚於庭牆立哭日夜不絕聲水漿不入口七日七夜秦哀公為賦無衣之詩言兵今出包胥九頓首而坐秦哀公曰楚有臣若此而亡吾無臣若此吾亡無日矣於是乃出師救楚申包胥以秦師至楚秦大夫子滿子虎帥車五百乘子滿曰吾未知吳道使楚人先與吳人戰而會之大敗吳師吳師既退昭王復國而賞始於包胥包胥曰輔君安國非為身也救急除害非為名也功成而受賞是賣勇也君既定又何求焉遂逃賞終身不

見君子曰申子之不受命赴秦忠矣七日七夜不絕聲厚矣不受賞不伐矣然賞所以勸善也辭賞亦非常法也

齊崔杼者齊之相也弑莊公止太史無書君弑及賊太史不聽遂書賊曰崔杼弑其君崔子殺之其弟又嗣書之崔子又殺之死者二人其弟又嗣復書之乃舍之南史氏是其族也聞太史盡死執簡以往將復書之聞既書矣乃還君子曰古之良史齊攻魯求岑鼎魯君載岑鼎往齊侯不信而反之以為非也使人告魯君柳下惠以為是因請受之

請魯君請於柳下惠柳下惠對曰君之欲以為岑鼎也以免國也臣亦有國於此破臣之國以免君之國此臣所難也魯君乃以真岑鼎往柳下惠可謂守信矣非獨存己之國也又存魯君之國信之於人重矣猶輿之輓輓也故孔子曰大輿無輓小輿無輓其何以行之哉此之謂也

宋人有得玉者獻諸司城子罕子罕不受獻玉者曰以示玉人玉人以為寶故敢獻之子罕曰我不貪為寶爾以玉為寶若與我者皆喪寶也不若人有其寶故宋國之長者曰子罕非無寶也所寶

者異也今以百金與搏黍以示兒子兒子必取搏黍矣以和氏之璧與百金以示鄙人鄙人必取百金矣以和氏之璧與道德之至言以示賢者賢者必取至言矣其知彌精其取彌精其知彌拙其取彌拙子罕之所寶者至矣昔者有鮓魚於鄭相者鄭相不受或謂鄭相曰子嗜魚何故不受對曰吾以嗜魚故不受魚受魚失祿無以食魚不受得祿終身食魚

原憲居魯環堵之室茨以生蒿蓬之甕牖採桑以為樞上漏下濕匡坐而弦歌子貢聞之乘肥馬衣

輕裘中紺而表素軒車不容巷往見原憲原憲冠

桑葉冠杖藜杖而應門正冠則纓絕衽襟則肘見

納履則躡上決子貢曰嘻先生何病也原憲仰而應

之曰憲聞之無財之謂貧學而不能行之謂病憲

貧也非病也若夫希世而行比周而交學以為人

教以為口仁仁義之慝與馬之飾憲不忍為也子貢

遂巡面有愧色不辭而去原憲曳杖拖履行歌商

頌而反終天地如出金石天子不得而臣也諸

侯不得而以友也故養志者忘身身且不愛孰能累

之詩曰我心匪石不可轉也我心匪席不可卷也

此之謂也

晏子之五日見披裘負芻息於途者以為君子也使
人問焉曰曷為而至此對曰齊人累之吾名曰越
石甫晏子曰嘻遽解左驂以贖之載而與歸至舍
不辭而入越石甫怒而請絕晏子使人應之曰嬰
未嘗得父也今免于於患吾於子猶未可邪越石
甫曰吾品聞君子誅乎不知已而信乎知已者吾是
以請絕也晏子乃出見之曰向也見客之容而今
也見客之人意嬰聞察實者不留聲觀行者不幾辭
嬰可以辭而無弃乎越石甫曰夫子禮之敢不敬

從晏子遂以為士客俗人之有功則德德則驕晏
子有功免人於厄而反誅下之其去俗亦遠矣此
全功之道也

子列子子容貌有飢色客有言於鄭子陽者曰子
列子無冠蓋有道之士也居君之國而窮君無乃
為不好士乎子陽令官遺之粟數十斛子列子出
見使者再拜而辭使者去子列子入其妻望而拊
心曰聞為有道者妻子皆得佚樂今妻子皆有飢
色矣君過其遺先生先生又辭豈非命也哉子列
子笑而謂之曰君非自知我者也以人之言而知

我以人之言而遺我粟也其罪我也又將以人之言此吾所以不受也且受人之養不死其難不義也死其難是死無道之人豈義哉其後民果作難殺子陽子列子之見微除不義遠矣且子列子內有飢寒之憂猶不苟取見得思義見利思害况其在富貴乎故子列子通乎性命之情可謂能守節矣

屈原者名平楚之同姓大夫有博通之知清潔之行懷王用之秦欲吞滅諸侯并兼天下屈原為楚東使於齊以告強黨秦國患之使張儀之楚貨楚

賁臣上官大夫靳尚之屬上及今君子闡司馬子椒內賂夫人鄭袖共譖屈原屈原遂放於外乃作離騷張儀因使楚絕齊許謝地六百里懷王信左右之姦謀聽張儀之邪說遂絕強齊之大輔楚既絕齊而秦欺以六里懷王大怒舉兵伐秦大戰者數秦兵大敗楚師斬首數萬級秦使人願以漢中地謝懷王不聽願得張儀而甘心焉張儀曰以一儀而易漢中地何愛儀請行遂至楚楚囚之上官大夫之屬共言之王王歸之是時懷王悔不用屈原之策以至於此於是復用屈原屈原使齊還聞

張儀已去大為王言張儀之罪懷王使人追之不
及後秦嫁女于楚與懷王歡為藍田之會屈原以
為秦不可信願勿會群臣皆以為可會懷王遂會
果見囚拘客死於秦為天下笑懷王子頃襄王亦
知群臣諂誤懷王不察其罪反聽群讒之口復放
屈原屈原疾聞王亂俗汶汶嘿嘿以是為非以清
為濁不忍見于世將自投於淵漁父止之屈原曰
世皆醉我獨醒世皆濁我獨清吾獨聞之新浴者
必振衣新沐者必彈冠又惡能以其冷冷更事之
之嘿嘿者哉吾寧投淵而死遂自投湘水汨羅之

中而死

楚昭王有士曰石奢其為人也公正而好義王使
為理於是廷有殺人者石奢追之則其父也遂反
於廷曰殺人者僕之父也以父成政不孝不行君
法不忠弛罪廢法而伏其辜僕之所守也伏斧鑕
命在君君曰追而不及庸有罪乎子其治事矣石
奢曰不私其父非孝也不行君法非忠也以死罪
生非廉也君赦之上之惠也臣不敢失法下之行
也遂不離鈇鑕刎頸而死于廷中君子聞之曰貞
夫法哉孔子曰子為父隱父為子隱直在其中矣

詩曰彼已之子邦之司直石子之謂也

晉文公反國李離為大理過殺不辜自繫曰臣之罪當死文公令之曰官有上下罰有輕重是下吏之罪也非子之過也李離曰臣居官為長不與下讓位受祿為多不與下分利過聽殺無辜委下畏死非義也臣之罪當死矣文公曰子必自以為有罪則寡人亦有過矣李離曰君量能而授官臣奉職而任事臣受印綬之日君命曰必以仁義輔政寧過於生無失於殺臣受命不稱壅惠蔽恩如臣之罪乃當死君何過之有且理有法失生即生失

殺即死若以臣為能聽微決疑故任臣以理今離刻深不顧仁義信文墨不察是非聽他辭不精事實掠服無罪使百姓怨天下聞之必議吾君諸侯聞之必輕吾國怨積於百姓惡揚於天下權輕於諸侯如臣之罪是當重死文公曰吾聞之也直而不枉不可與往方而不圓不可與長存願子以此聽寡人也李離曰君以所私害公法殺無罪而生當死二者非所以教於國也離不敢受命文公曰子獨不聞管仲之為人臣邪身辱而君肆行汙而霸成李離曰臣無管仲之賢而有辱汙之名無霸

王之功而有射鉤之累夫無能以臨官籍汙以治人君雖不忍加之於法臣亦不敢汙官亂治以生臣聞命矣遂伏劍而死

晉文公反國酌士大夫酒召咎犯而將之召艾陵

而相之授田百萬介子推無爵齒而就位觴三行

介子推奉觴而起曰有龍矯矯將失其所有蛇從

之周流天下龍既入深淵得其安所蛇脂盡乾獨

不得甘雨此何謂也文公曰嘻是寡人之過也吾

為子爵與待旦之朝也吾為子田與河東陽之間

介子推曰推聞君子之道謁而得位道士之不居

也爭而得財廉士不受也文公曰使我得反國者

子也吾將以成子之名介子推曰推聞君子之道

為人子而不能承其父者則不敢當其後為人臣

而不見察於其君者則不敢立於其朝然推亦無

索於天下矣遂去而之介山之上文公使人求之

不得為之避寢三月號呼暮年詩曰逝將去汝適

彼樂郊適彼樂郊誰之永號此之謂也文公待之

不肯出求之不能得以謂焚其山宜出及焚其山

遂不出而焚死

申徒狄非其世將自投於河崔嘉聞而止之曰吾

新集卷七 四

聞聖人仁士之於天地之間民之父母也今為濡足之故不救溺人可乎申徒狄曰不然昔者桀殺關龍逢紂殺王子比干而亡天下吳殺子胥陳殺洩冶而滅其國故亡國殘家非聖智也不用故也遂負石沉於河君子聞之曰廉矣乎如仁與智吾未見也詩曰天實為之謂之何哉此之謂也齊大飢黔敖為食於路以待餓者而食之有餓者蒙袂接履貿貿然來黔敖左奉食右執飲曰嗟來食餓者揚其目而視之曰予唯不食嗟來之食以至於此也從而謝焉終不食而死魯子聞之曰微

與其嗟也可去其謝也可食

東方有士曰采族目將有所適而飢於道孤父之盜立人也見之下壺餐以與之素族目三鋪而能視仰而問焉曰子誰也曰我狐父之盜立人也素族目曰嘻汝乃盜也何為而食我以吾不食也兩手據地而歐之不出喀喀然遂伏地而死縣名為勝毋魯子不入邑號朝歌墨子回車故孔子席不正不坐割不正不食不飲盜泉之水積正也族目不食而死潔之正也

鮑焦衣弊膚見挈畚將蔬遇子贛於道子贛曰吾

子何以至此也焦曰天下之遺德教者衆矣吾可
以不至於此也吾聞之世亦已知而行之不
是爽行也上不巳知而干之不止者是毀廉也行
爽廉毀然且不舍惑於利者也子贛曰吾聞之非
其世者不生其利汙其君者不履其上令吾汙
其君而履其土非其世而將其蔬此誰之有哉鮑
焦曰嗚呼吾聞賢者重進而輕退廉者易醜而輕
死乃弃其蔬而立槁死於洛水之上君子聞之曰
廉夫剛哉夫山銳則不高水狹則不深行特者其
德不厚志與天地疑者其爲人不祥鮑子可謂不

祥矣其節度淺深適至而止矣詩曰已焉哉天實
爲之謂之何哉公孫杵一曰程嬰者晉大夫趙朔客
也晉趙穿弒靈公趙盾一時爲貴大夫亡不出境還
不討賊故春秋責之以盾爲弒君屠岸賈者幸於
靈公晉景公時賈爲司寇欲討靈公之賊盾已死
欲誅盾之子時朔徧告諸將曰盾雖不知猶爲首
賊賊臣弒君子孫在朝何以懲罪請誅之韓厥曰
靈公遇賊趙盾在外吾先君以爲無罪故不誅今
諸君將妄誅妄誅謂之亂臣有大事君不聞是無
君也屠岸賈不聽韓厥曰趙朔趣亡趙朔不肯曰

子必不絕趙祀予死不相韓厥許諸稱疾不出賈
不請而擅與諸將攻趙氏於下宮殺趙朔趙同趙
括趙嬰齊皆滅其族趙朔妻成公姊有遺腹走公
宮匿公孫杵臼謂程嬰胡不死嬰曰朔之妻有遺
腹若幸而男吾奉之即女也吾徐死耳無何而朔
妻免生男屠岸賈聞之索於宮朔妻置兒袴中祝
曰趙宗滅乎若號即不滅乎若無聲及索兒竟無
聲脫程嬰謂杵臼曰今一索不得後必且復之
柰何杵臼曰立孤與死孰難嬰曰立孤亦難耳杵
臼曰趙氏先君遇子厚子強爲其難者吾爲其易

者吾請先死而二人謀取他嬰兒負以文襟匿山
中嬰謂諸將曰嬰不肯不能立孤誰能與吾千金
吾告趙氏孤處諸將皆喜許之發師隨嬰攻杵臼
杵臼曰小人哉程嬰下宮之難不能死與我謀匿
趙氏孤兒今又賣之縱不能立孤兒忍賣之乎抱
兒呼天乎趙氏孤兒何罪請活之獨殺杵臼也諸
將不許遂并殺杵臼與兒諸將以爲趙氏孤兒已
死皆喜然趙氏真孤兒乃在程嬰卒與俱匿山中
居十五年晉景公病卜之大業之冑者爲樂景公
問韓厥韓厥知趙孤存乃曰大業之後在晉絕祀

者其趙氏乎夫自中行衍皆嬴姓也中行衍人面
鳥喙降佐帝大戊及周天子皆有明德下及幽厲
無道而叔帶去周適晉事先君繆侯至于成公世
有立功未嘗絕祀今及吾君獨滅之趙宗國人哀
之故見龜策唯君圖之景公問趙尚有後子孫乎
韓厥具以實告景公乃與韓厥謀立趙孤兒召匿
之宮中詔將入問病景公因韓厥之衆以脅諸將
而見趙孤兒孤兒名武諸將不得已乃曰昔下宮
之難屠岸賈爲之矯以君命并命群臣非然孰敢
作難微君之病群臣固將請立趙後今君有命群

臣願之於是召趙氏程嬰徧拜諸將遂俱與程嬰
趙氏攻屠岸賈滅其族復與趙氏田邑如故趙武
冠爲成人程嬰乃辭大夫謂趙武曰昔下宮之難
皆能死我非不能死思立趙氏後令子旣立爲成
人趙宗復故我将下報趙孟與公孫杵曰趙武號
泣固請曰武願苦筋骨以報子至死而子忍棄我
死乎程嬰曰不可彼以我爲能成事故皆先我死
今我不下報之是以我事爲不成也遂自殺趙武
服衰三年爲祭邑春秋祠之世不絕君子曰程嬰
公孫杵曰可謂信交厚士矣嬰之自殺下報亦過

矣

吳有士曰張胥鄙譚夫吾前交而後絕張胥鄙有罪拘將死譚夫吾合徒而取之出至於道而後乃知其夫吾也輟行而辭曰義不同於子故前交而後絕吾聞之君子不為危易行今吾從子是安則肆志危則易行也與吾因子而生不君反拘而死闔閭聞之令吏釋之張胥鄙曰吾義不同於譚夫吾故不受其任矣今吏以是出我以譚夫吾故免也吾庸遽受之乎遂觸墻而死譚夫吾聞之曰我任而不受佞也不知而出之愚也佞不可以接士

志不可以事君吾行虛矣人惡以吾力生吾亦耻以此立於世乃絕頸而死君子曰譚夫吾其以失士矣張胥鄙亦未為得也可謂剛勇矣未可謂得節也

蘇武者故右將軍平陵侯蘇建子也孝武皇帝時以武為移中監使匈奴是時匈奴使者數降漢故匈奴亦欲降武以取當單于使貴人故漢人衛律說武武不從乃設以貴爵重祿尊位終不聽於是律絕不與飲食武數日不降又當盛夏以旃厚衣并束三日暴武心意愈堅終不屈撓稱曰臣事君

由子事父也子為父死無所恨守節不移雖有鐵
鉞湯鑊之誅而不懼也尊官顯位而不榮也匈奴
亦由此重之武留十餘歲竟不降下可謂守節臣
矣詩云我心匪石不可轉也我心匪席不可卷也
蘇武之謂也匈奴給言武死其後漢聞武在使使
者求武匈奴欲慕義歸武漢尊武以為典屬國顯
異於他臣也

劉向新序卷第七

